

人性美的回归

——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创作中的永恒女性崇拜哲学

金亚娜

(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本文通过对诗人的两首诗(《斯维托米尔王子的故事》和《美》)的分析,揭示诗人的永恒女性崇拜哲学观。

关键词: 永恒女性; 索菲亚; 美; 崇拜

中图分类号: I109.9

文献标识码: A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是俄罗斯文化,尤其是宗教复兴的时代,有的研究者称其为大启示的时代。这在当时的文学创作中留下了十分鲜明的印迹。一些富有神秘主义灵感的杰出诗人和艺术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对永恒女性即圣智索菲亚的崇拜和感动,要远远胜过“黄金时代”(即普希金的时代)对缪斯的尊崇。B.索洛维约夫的著名叙事诗《三次约会》,A.勃洛克的以《陌生女郎》为代表的一系列诗作,M.沃洛申的小诗《她》等,字里行间都浸透着对俄罗斯式理解的柔美、圣洁的永恒女性的无限渴盼和追寻。

白银时代俄国有一位颇受人们崇拜的诗人叫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在文化界备享殊荣,被誉为智慧超群的天才诗人、伟大的哲学家、象征主义文学的柱石等等。客观地说,他当之无愧。不过由于时代文化语境的局限,我们对这位俄罗斯白银时代的文化巨人了解和研究得甚少。

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的文学创作活动充分体现了他的哲学思想和象征主义理念,思想内容极其丰富、深刻。1903 年他发表了第一部诗集《舵星》,给诗人带来了极高的声誉。这部诗集中的作品反映出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对精神真理的崇尚,具有“聚议性”传统的古罗斯的乌托邦式理想化,以及这种理想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否定和对宗教共同性复兴的希望等。第二部抒情诗集《通体透明》(1904)同样获得了极大的成功。A.勃洛克在评论中写道:“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的这本书可以称为‘有学术价值的’和‘哲学的’诗章。至少,除为数不多的纯抒情和如水晶项链般透明的诗(如“百合花”)以外,最引人注意的是那些带有古希腊风格深深印迹的诗篇……几乎所有的诗都写得趣味精细,并且运用了我们的文学尚未使用的写作方法。”(H.Скатов 1998: 551) C.阿维林采夫说:“他以更大的不可动摇的决心按照希腊的方式去琢磨简洁的箴言,以表达‘永恒的’真理……”(H.Скатов 1998: 551) 诗人的第三部诗集《厄罗斯》(1907)获得的好评如潮,如 B.勃留索夫评论说:“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在《厄罗斯》诗集的 34 首诗中,重新以不知道艺术禁异的诗人的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他威严地,如魔法师一般掌握着俄罗斯诗歌和俄语的一切奥秘……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属于达到艺术所有顶峰的艺术家……他的诗是俄罗斯文学史开辟通向远大未来之路的新阶段……”(H.Скатов 1998: 552) 在诗人的“美妇人”式的妻子去世以后,维

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发表了两卷集诗歌《燃烧着的心》(1912)，它可以是诗人在《塔楼》这段生活的一种总结。

以上我们仅列举了诗人创作的有代表性的部分作品。从中可以看出，几乎所有的诗作都贯穿着诗人对世界认识的基督教神秘主义，但只是渗透其中，并非直接表现，这正是最佳意义上的宗教诗歌。

然而，本文所关注的却是前面没有提及的诗人创作的另一个主题，那就是永恒的女性即圣智索菲亚崇拜。他的永恒女性崇拜并不仅仅局限于基督教的范围内，还掺杂着希腊多神教对爱与美的女神及缪斯的崇拜。

叙事诗《斯维托米尔王子的故事》是诗人于1928年开始写作的，但未完成，生前也未能发表，待作者辞世之后这部未完成的叙事诗才得以问世。这可以说是诗人表现俄罗斯文化传统中永恒女性崇拜哲学的有代表意义的史诗性作品，其中的许多诗行都在吟唱索菲亚。故事的素材取自于历史事件，但作家笔下的叙事诗并不具有纪实性，其中所描写的历史事件只有一个是十分确定的，即1453年察里格勒的陷落(Е.Тахо-Годи 2002: 20)。但这也不等于说，故事情节发生在15世纪。有的评论甚至说：“《斯维托米尔王子的故事》的构思是基于毫无顾忌的时代错乱。故事的历史内容超出了具体历史的界限，所展示和描绘的是永恒的神圣罗斯。”(Е.Тахо-Годи 2002: 20)这里我们抛开叙事诗的历史内容，看看本文关注的永恒女性崇拜的主题是如何得到揭示的。故事中有一个人物，是皇子斯维托米尔的教诲者西蒙·霍尔，他是拜占廷的星相家、使者，他的步态如狮子，与弗拉基米尔神祇中的一位多神教的神同名。其实他在书中已经预告了故事的主要思想：“尘世圣母给自己戴上了皇冠，女沙皇便以白沙皇(即不必给任何他国君主纳贡的沙皇)的形象来管辖整个大地。”(Е.Тахо-Годи 2002: 21)这是对故事的神秘预言。其中所说的白沙皇指的正是斯维托米尔。这就是说，未来沙皇斯维托米尔的统治将在圣洁圣母的主使和指引下进行。而这个“圣洁的圣母”在故事中即是圣智索菲亚，她一直陪伴着斯维托米尔。王子回忆道：“记得，童年时常有这样的情况：我看见树和小河，还有周围的各种东西，一种蔚蓝色的闪光罩在我们的玩具上，甚至在白天它们都被无比明亮的光照耀着。这时，虽然尘世的一切依旧是尘世的，但却令人体验到难以言表的快乐。也许，是圣索菲亚来与我做游戏，我不知道。但是我的心热烈地跳动起来，爱使心灵窒息和深受感动。”(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 1971: т.1.480)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在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的笔下，索菲亚犹如皇子童年时代善良的引路人，光辉而快乐，帮助少年参与存在的快乐和创造的喜悦。显然，这些特征与В.索洛维约夫在《三次约会》中所见到的美少女的形象有很大不同，它们正是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所需要的灵感的来源，帮助他从事愉快而充满智慧的创作活动。

斯维托米尔的母亲是叶弗罗西尼娅，她就是戈里斯拉娃的女儿奥特拉达，她成了弗拉达里的妻子。故事中的帕尔费尼长老向奥特拉达揭开了一个对她而言至关重要的秘密：“当她还是少女的时候，她的面前曾出现过一个幻象：圣母迈着神圣的脚步从大地上走过，而她走过的地方就成了天堂。直至今日，她在尘世天堂中的氏族依然存在。圣母在走过时指出，奥特拉达的谢拉菲姆，即斯维托米尔，就是她的氏族，她还授予他一种神圣的使命：一生都要侍奉她”(Е.Тахо-Годи 2002: 21)由此可见，斯维托米尔在国家执政的使命是由圣母赐予的。在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的整篇故事中，沙皇对臣民的统治都必须有女人的参与，甚至约翰神甫都有东斯拉夫母神相陪伴。圣徒阿纳斯塔希教诲斯维托米尔说：“圣言说到尘世的地方，那里就有索菲亚，这就是我们的庇护者仁慈的恩赐。”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在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的诗中，圣母和索菲亚是相等同的，可以互相代替。还有一点很值得我们注意，即诗人所使用的蔚蓝色、天蓝色也都与索菲亚直接相关。П.弗洛连斯基在他的《真理的柱石和确证》一书的“索菲亚”一章中曾引用了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本诗中的诗句：

这是你的蔚蓝色帷幕吗，
爱妻，是你的气息吗，奥特拉达……（П.Флоренский 1990：570）

而这种“蔚蓝色的帷幕”正是 В.索洛维约夫用来象征“永恒的女友”即索菲亚的幻象（“你全身透出金光闪闪的蔚蓝色”，“周围突然充满金灿灿的蔚蓝，她重又在我面前闪现”等）。但 П.弗洛连斯基却把这种幻象的产生视为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的“真实经验”（П.Флоренский 1990：570），认为它在 В.索洛维约夫亲眼看到幻象之后，又一次证明了索菲亚周围绿松石色的环绕和蔚蓝色及蓝色的象征意义。这又一次让我们确信，在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的诗作中，圣母与索菲亚常常是同一个概念，即至圣的少女（Пречистая Дева）。

关于圣智索菲亚所起的作用，叙事诗《斯维托米尔王子的故事》中有一段她以第一人称做的叙述：“我曾经是上帝的艺术家，每一天我都很快乐，上帝的面容令我愉快，并且，我的快乐与人类的儿子们同在。”（Е.Тахо-Годи 2002：26）

从《斯维托米尔王子的故事》中对索菲亚的揣摩和理解我们可以感受到，她在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的诗作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所起的作用又是何等巨大。一方面，索菲亚同圣言相联系，另一方面，她又是至圣少女，等同于圣母，并且，她还起着缪斯的作用，为创作者带来灵感和愉悦。

诗人的另一首诗《美》（1903）创作的时间比这首叙事诗早，它所展现的是大于索菲亚的宗教含义的内容。在这首短诗中，索菲亚既与 В.索洛维约夫的观念相通，又与其有别，带有更多希腊多神教的色彩。这首诗是诗人第一部诗集《舵星》的开篇，被研究者称为“纲领性”作品（Е.Тахо-Годи 2002：8）。全诗的内容如下：

献给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索洛维约夫
美拂煦着她，环绕在她周围。

——荷马

我看见了您，神的幽远之乡，
乌姆勃里蓝色晶体般的山岗！
啊，众神在那里让我的美梦成真：
它清清楚楚地向旅人显现……
“你是大地
或者天庭的女儿，请你听着：
我是你的！你的容颜总是出现在我面前。”

“对于我和世界这是个秘密，
我在自己尘世的居所，
噢，却沿着明亮的天空行走：
旅人呀，从今以后你将用我来观看！
谁看清了我的面容，
他将永远心明眼亮——
凡尘世界对于他将永远是另外的模样。

“我快乐地沿着开满鲜花的该亚
行走，不知去向何方。
我微笑着侍奉阿德刺斯提亚，
向善和童贞与我无缘。

我戴着戒指，
而我的面庞——
是神的神秘祝愿的温柔的光。”（自译）

对于这首诗的内容，不同的学者发表了迥然相异的想法。有人认为，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在诗中所描绘的会面究竟是谁无法确定，有可能是赋予他灵感的人，也可能是缪斯，抑或美的化身，世界的灵魂等（Е.Тахо-Годи 2002： 8）。还有的人认为，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创作这首诗是受到歌德的影响，歌德有一首叙事诗《科林斯的未婚妻》，启发了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的创作灵感。究竟是否有这种可能呢？

《科林斯的未婚妻》创作于1797年，是一首写“鬼”的诗，说的是人鬼情未了的爱情故事，讲的是教会禁欲主义的不人道。科林斯就是《圣经》中现译为奇林多的地方，是基督教的圣地，圣保罗曾在那里有十分著名的传道活动。本诗所写的故事，实际上发生在雅典，并不在奇林多。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更改地点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把故事的内容同基督教联系起来。故事讲的是一位青年从雅典出发到科林斯去会见早年由父母作主订婚的未婚妻。这位青年和父母信奉的是多神教，而科林斯姑娘一家已经受洗，成了基督徒。既然信仰发生了改变，对婚事的态度也与先前的约定有所不同。母亲决定用大女儿（即雅典青年的未婚妻）给上帝献祭，而把二女儿嫁给雅典青年。眼下大女儿正躲在静室里，“不久就要进入黄泉去藏身”。雅典青年满怀一腔爱的火热激情，见到的却是一个尘缘已断的幽灵，“像雪一样洁白，却冷得像冰块”，胸中已“没有跳动的心。”青年决定用“男性爱情的威力”激活未婚妻的生命和爱情，终于，这对一人一鬼的夫妻进入了爱的狂热之中。然而就在此时“幽灵”的母亲出来干预，这引起了女儿的极端愤恨。她怒斥母亲用新的信仰取代了对维纳斯的信奉，破坏了女儿的婚约，并且把她送入坟墓。她“要吸啜未婚夫心中的鲜血”，叫他丧生，同他一起火葬，然后“去见古代的神灵。”（歌德 1999： 233）

由这首诗的内容不难看出，它所表现的主旨是对人类精神和情感的自由追求，抨击基督教对人的精神束缚和压制，有的评论者把这首诗誉为“叙事歌中的《浮士德》。”不过，从全诗的基调来看，含有一种对基督教禁欲主义的偏见，这恐怕与歌德的宗教观有关。毋庸置疑，基督教的禁欲主义与多神教的享受欢乐的处世态度是互不相容的，但基督教并非主张用活人给上帝献祭，也不一律要求牺牲爱情。那么，究竟是什么使研究者把这首诗与《美》联系在一起，认为它引发了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的创作激情？笔者感到有些费解，其间的联系实在牵强。也许，两首诗中的神秘气氛和女主人公身份的难以确定以及男、女主人公的情感关系可以引起相近的联想。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美》这首诗的创作与其说受到《科林斯的未婚妻》的影响，不如说受歌德的另一首诗《献诗》的影响更为直接（Е.Тахо-Годи 2002： 17）这首诗在歌德作品集中被刊在卷首，是歌德诗作中颇为著名且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诗篇献给一位高贵的神女，她在诗人清晨到圣洁的大自然中漫步时在山中向他显现：

这里，在我眼前飘然出现
一位驾云的天神似的女郎；
我一生从未见过这样的美女，
她望着我，在我的面前飘浮（歌德 1999： 2）。

这位神女用至诚至爱的声调向诗人开口说道：诗人应当认识她，因为他在童年时曾与她订交，要永远保持友好。这时诗人回忆起了一切：

“我对你早已久仰；
每逢激情对我青春的躯体

不停地折磨，你让我镇静如常；
在大热天，你用天神的羽翼
荫蔽我的额头，使我凉爽；
你赐我世间最贵重的礼物，
我只愿从你手里获得幸福！”（歌德 1999： 3）

而接下来，神女给予诗人的却是一系列十分世俗的教诲：

“……
你还没有克制童稚的心情，
你还没有摆脱重大的迷误，
你就自以为已经成为超人，
你就懒于尽你男子的义务！
你跟别人究竟有多少悬殊？
要认识自己，跟世人和平相处！”（歌德 1999： 4）

诗人在听了她的教诲之后，做出了真心的剖白：

“请原谅我”，……“我是好心；
难道让我白白地把眼睛睁开？
我的血里存在着快活的本性，
你的礼物的价值，我完全了解！
我有人效劳的高贵的善心，
我不能，也不再想自甘沉埋！
我为何这样热切地寻访正道，
若不是为了把它指点给同胞？”

最后，神女说：

“请接受为你早已准备的礼品，
谁能心平气和接受这恩典，
这位幸福人将一生享用不尽：
这是由朝气和阳光混纺的织物，
由真理之手给你的诗的帷幕。

如果你和友人在中午之时
感到闷热，请把它抛入高空！
立刻就会飘来晚风的凉气，
还有馥郁的花香向你们吹送。
浮世的悒悒情怀就会消逝，
坟墓也会变成碧霞仙宫，
生命的狂澜全将归于平静，
白天可爱，黑夜也大放光明。”（歌德 1999： 5-6）

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的研究者 H.科特列列夫认为，诗人的《美》一诗的创作更多是受歌德的这首《献诗》的影响。“这里首先涉及到内容的从属性和作者自传式神话空间的前期象征性经过史：歌德的诗成为神秘主义长诗《秘密》的序言，并且从 1787 年开始《献诗》一诗成为大多数歌德出版的诗集的开首之篇。歌德的序言犹如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的一样，讲述的是主人公与一位同其进入珍稀关系的女性的相见，我们在两首诗中同样可以听到祭司的成年仪式的故事。……在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的许多诗中都能听到歌德的《献诗》的回声，尤其是自《舵星》的开篇这首献诗起，因为歌德的《献诗》创作于《美》之前；仔细地分析文本之间的联系是未来的迫切任务。”（Е.Тахо-Годи 2002： 17）

从《献诗》的情境和女主人公的绝伦之美、神秘的神性及对男主人公的庇护而言，这首诗与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的《美》确乎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说诗人的创作受到歌德《献诗》的启示也许不是没有道理。但若对两首诗的内在深层含义作进一步的思考，便会发现，其文本间的联系还是表层的，次要的。其实，《美》更直接受 B.索洛维约夫的《三次约会》的启示，这要更有说服力。H.科特列列夫也看到了这种联系，但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首先，《美》的刊首题词的第一句是“献给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索洛维约夫”，这很说明问题。诗人为什么要把对“美”的赞歌献给 B.索洛维约夫呢？显而易见，这是对 B.索洛维约夫的长诗《三次约会》的直接回应，因为诗中的“永恒女友”的非凡之美引发了诗人对美的思索和赞颂。我们再来看看诗的前 7 个诗行，这种推断就会显得更有说服力：两首诗中主人公与女神相会的情境几乎完全一样，不过是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把 B.索洛维约夫与“永恒女友”的 3 次会面的情景浓缩和简化了而已。诗人与 B.索洛维约夫一样，都在旅行中四方寻找，终于见到了梦寐以求的女神的面庞，但不知她来自上天还是尘寰。B.索洛维约夫在见到圣智索菲亚时感受到：

我看见了一切，曾经有过的唯一的一切——
那就是女性美的形象……
这形象宏大无比，
在我的面前和我的心——
只有你一个。

这种与神灵相会的神秘体验使 B.索洛维约夫的灵魂得到净化，从此以后，这个“永恒的女友”占据了整个心灵，使他的心灵向上天的爱敞开。不仅如此，B.索洛维约夫还从与索菲亚的 3 次会见中得到了“关于世界神的统一的启示，这个统一就是‘女性美的形象。’”（K.Мочульский 1995：99）

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也与 B.索洛维约夫同样，眼前总是闪现出“美”的形象：

“你是大地
或者天庭的女儿，——请你听着：
我是你的！你的容颜总是出现在我面前。”

两种体验何其相似！“美”幻化成女性形象——并且是神女的形象——向诗人来显现，这在诗人看来，简直是“众神使他的美梦成真”。从此以后，“美”犹如《三次约会》中的索菲亚，对诗人也如同神的启示：

旅人呀，从今以后你将用我来观看！
谁看清了我的面容，
他将永远心明眼亮——
世界对于他将永远是另外的模样。

可见，“美”成为诗人观照世界的一种根本观念，这何尝不是上帝对世界的统一的启示呢！这种对“美”的哲学观源远流长，贯穿在自古罗斯以来的俄罗斯哲学中。在古罗斯“美”即被视为各种现象的本质。在基里尔·图罗夫斯基的观念中，“美”是精神的，具有思想、认识和宗教、道德的意义。11—12 世纪以后，“美”被视为上帝原初形象的根本特征；而在圣像画中，特别珍视“美”与智慧和“美的技艺”的结合。到了罗蒙诺索夫的时代，“美”的源泉被视为上帝的智慧和力量；在白银时代的别尔嘉耶夫这里，美的本质成为本体论和宇宙论的……总之，“美”始终与世界的本质和上帝相关联。诗中还有一个将两首诗联系起来的细节，它特别值得我们注意：诗人和他的“美”的神女都无法确定，她是来自天庭还是生活在大地上，如“美”在诗中所说：

“对于我和世界这是个秘密，
我在自己尘世的居所，
噢，却沿着明亮的天空行走
……”

此处“美”女神的“居无定所”寓意十分深刻，这的确是俄罗斯索菲亚学说的一个大“秘密”！而本诗恰恰与《三次约会》一道，揭开了这个“秘密”，并由此进一步展示出两首诗的内在联系。B.索洛维约夫诗中的“永恒女友”既能出现在蓝色的天幕上，也能出现在教堂、阅览室和底比斯沙漠中；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的“美”女神既可以在明亮的天空遨游，又可以沿着鲜花盛开的该亚行走，这是因为她们都是索菲亚，同时具有精神性和物质性。从宗教哲学的角度而论，“索菲亚是上帝的神圣智慧，又是神的物质体现”（金亚娜 2003：282），“索菲亚既在上帝之中，又在上帝之外，即被造物之中，在人之中。”（金亚娜 2003：282）所以众多哲学家、神学家把索菲亚说成是“基督的躯体、圣母、永恒的女性、教会”等。这是俄罗斯宗教哲学和神学的一个重要理念。由此看来，《三次约会》和《美》中的神女都具有索菲亚的上述属性，可以说与索菲亚完全相同。

但是，我们由此得出这种结论还为时尚早，因为诗中接下来写道：

我微笑着侍奉阿德刺斯提亚，
向善和贞洁与我无缘。

显而易见，这里的“美”女神不仅有与索菲亚相同的特征，她还拥有其他的因素。阿德刺斯提亚是希腊神话中最受尊敬的最古老的女神之一，她的名字的意思是“神力无边，人人俯首。”她还有一个名字叫涅墨西斯。相传，她是夜神之女，曾化作一只鹅，与为追慕她而化作天鹅的宙斯结合，所生的蛋中孵化出了海伦。在希腊神话中阿德刺斯提亚的形象是一位威严的女神，带双翼，携带平秤、笼头、宝剑或鞭子，还有鹰头狮身海怪格律普斯牵引的车等象征物，它们象征着均衡、控制、惩罚和速度。通常把阿德刺斯提亚看作道德、伦理和命运的化身，专门惩罚追求享乐和过分骄傲的人。有时，这位女神还同该亚或阿佛罗狄忒的形象结合在一起。而希腊的哲学家对这位女神又做了引申一步的诠释。苏格拉底认为，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把灵魂不灭和必然与自由的问题联系起来，“这是命运女神阿德刺斯提亚的规定：凡是灵魂能紧随神辨明真理的，便可以不受伤害，保持原来状态；如果不能做到这样，便会失去羽翼堕落到地上。”在同一部著作中还提到了命运女神阿德刺提亚的谕命：凡是智慧或美的追求者，或缪斯的追随者和热爱者，都是第一类灵魂。（柏拉图 2003：162）

……初读这首诗时，对诗人突然从索菲亚转向希腊女神免不了感到费解，尤其是诗中还指出索菲亚的诸如“向善”和“童贞”的品格与“美”无干。应该如何理解“美”的这种“转向”呢？

诗人在文本中给予我们一种提示：他的“美”女神的出现不仅源自于圣智索菲亚，而且还有希腊神话甚至希腊观念的源泉。从上述希腊神话和希腊哲学中阿德刺斯提亚女神的象征意义我们可以看出，诗人把“美”与阿德刺斯提亚联系起来，是有深在的思想意义的。从直接意义上说，这位古老的大女神具有美、爱、智慧、诗神崇拜等象征意义，所以她在本诗中出现也不是没有缘由。如前所述，古老的命运女神阿德刺斯提亚在将灵魂分为九等时，处于最上一等的便是爱好诗神缪斯的人，所以诗人自然要面带微笑地侍奉她。这里无疑饱含着缪斯崇拜的意味。但诗人引出这位古老的大女神的原因远不止于此。如我们所知，阿德刺斯提亚是希腊神话中神力无边的古老大女神，集多种神格于一身，说她是什么神都可以——命运、智慧、道德、美、爱、大地、公正、权力……诗人选择了这样的女神，正是因为她在希腊诸神中更有多面性，因此更具代表性，所以引申一步可以认为，她是希腊的神的抽象和泛化，是一种象征，或者说是代码，也可以说是神话精神甚至人文精神的高度概括和体现。这就是

希腊文化倡导的人本主义思想。在希腊文化传统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突出个人的地位。虽然希腊的神系十分庞大，神力无边，但在神话中是神人并举的，既有神的故事，也有人的故事；神的故事惊天动地，人的故事也惊天动地，神话和英雄史诗浑然一体，神与人的争斗难解难分，英雄有时公然背弃神的意旨，各行其事。例如，在荷马史诗中贯穿着人和神的双重主题，它们互相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英雄史诗的基本文化特质。可见，神对于人并没有绝对的权力和权威。就希腊多神教的信仰而言，其特点也与基督教有很大的、甚至本质性的差异：没有《圣经》或类似的圣书，并且没有特权的祭司阶层和正统的宗教思想。希腊的多神教与其说是信仰，毋宁说是进入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活动，也就是说，它不是虚空的，而是与社会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位著名的文化学家安·邦纳说过：“全部希腊文明的出发点和对象是人，它从人的需要出发，它注意的是人的利益和进步。为了求得人的利益和进步，它同时既探索世界也探索人，通过一方探索另一方。”（张广智 1999：257-258）希腊神话讲的是神的故事，讲的却是人的事情。诗人在《美》一诗中最终把“美”与希腊人本主义精神的象征联系在一起，正是为了强调这个“美”既有神性，也有人性，但更为人所固有。作者的人文思想在此表达得十分清楚：他要在基督教的智慧之神以外，在人之中去寻找美。所以，接下来“美”所说的“向善和贞洁与我无缘”便不难理解。“向善”和“贞洁”是圣智索菲亚的突出特征，也是基督教为女性立的戒规；而诗人在这里所着意倡导的是人性美，是阿德刺斯提亚所象征的智慧、美、爱、权力、大地……等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是超越宗教范畴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人本主义价值观。正因为如此，“美”才“戴着戒指”，即指她处在人寰之中，接受的是人的道德伦理规范。在深谙希腊文化的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这里，对“美”的理解是同希腊先民“斯芬克斯之谜”的思索一脉相承的，这强化了他对人的价值、人的地位和人的创造的观念。诗文再一次说明，“文化财产也旅行”（费尔南·布罗代尔 1998：下 171），古代希腊的文化财产一旦随着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这样的思想家旅行到了俄罗斯，便因其产生的无法估量影响而价值倍增。

尽管如此，最终，“美”还是不失其来自神的神秘主义因素：“而我的面庞——是神的神秘祝愿的温柔的光”。在对“美”的赞歌的最后，诗人又回到了与索洛维约夫的永恒女性即索菲亚相回应的意念上。不过，这已经是在人性美的回归的更高层次上。

从《美》这首诗的全部内容而言，它反映了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在 20 世纪前几年的文化史观和艺术创作观，它集中地体现出诗人在创作《舵星》时对人类文化记忆的问题的思考。依照诗人的观点，只有记忆能够战胜死亡，超越时空，生命是沿着舵星的旅途，是返回自己泉源的“逆向之旅。”（П. Николаев 2000：302）这种观念的产生，是由于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对人类文化的童年记忆——希腊文化十分珍视，希腊神话，当然还有《圣经》，总是自然而然地为他提供创作思想，激发他的艺术灵感。在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的眼中“整部《圣经》都沐浴着末世论的阳光：而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的世界观也要成为末世论的。”（列夫·舍斯托夫 2004：200）而与此同时，他还非常珍视人类文化的另一种记忆，即文学艺术大师的创作遗产，从维吉尔、但丁、歌德、普希金、莱蒙托夫、B.索洛维约夫、瓦格纳的作品中汲取了人类文化记忆的精华。他把普希金的“至圣之美”诠释为诗人的基本直觉，而认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美是他对俄罗斯宗教性诠释基础的隐秘而亲近的天堂。这就是说，对于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人类的文化记忆不仅仅是宗教的，而且是世俗的，包含人类精神文化的全部精华。

从此前我们对《美》一诗的分析可以看出，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的这首短诗要比 B.索洛维约夫的《三次约会》的内容更为丰富、深刻，它超越了宗教的理念，并且突出了俄罗斯白银时代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因素——复兴希腊文化和欧洲文艺复兴的精神。在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的笔下，人格化了的“美”首先具有神性，与 B.索洛维约夫的圣智索菲亚一脉相承。B.索洛维约夫的《三次约会》中的永恒女性（即索菲亚）是爱和美的化身，也是拯

救的力量。它是超验的，又是有具体面容的女神。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笔下的“美”正是她的折光。并且，与索菲亚相同，“美”也具有精神—物质性。在B.索洛维约夫的理念中，索菲亚与圣母、耶稣基督之间有着神秘的联系，索菲亚是上帝未来和最终的显现。所以，这里的索菲亚带有启示录的性质，精神性和神性更为突出。而在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的观念中，“美”的物质性即人性则更加突出，她甚至拒斥圣智索菲亚所拥有的基督教教义下的善和童贞，因为她与人类心胸和情怀中更博大、更人性的东西相一致，同创作自由的理念相联系，这里刚好凸显出诗人创作中的希腊人文精神精粹。“美”所幻化出来的不是神的理想化抽象形态，而是充盈着人的追求和意志。在《美》这首小小的诗文中，我们能够窥见希腊神话中所特有的那种人与神“相融相合的高度和谐的理想。”（周末祥 1997：173）其实，希腊神话中的许多神都有爱人、为人服务的神迹，他们施予人友善和关怀。这体现出古希腊人所追求的神与人类和谐统一的社会理想。不过，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所表现的已经不是希腊人的原始神话思维，而是对俄罗斯人文精神之“美”在新时代的深刻沉思。

参考文献

- [1] Николаев П. 1990 Рус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M], М.
- [2] Аверинцев С. 1978 Вячеслав Иванов.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и поэмы. Л.
- [3] Скатов Н. 1998 Рус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XX века [Z], М.
- [4] Асоян Ю., Малафеев А. 2001 Открытие идеи культуры [M], М.
- [5] Маслин М. 1995 Рус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M], М.
- [6] Степун Ф. 1989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статьи [J],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No3.
- [7] Иванов Вяч. 1909 По звёздам, СПб.
- [8] Иванов Вяч. 1971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Брюссель.
- [9] Николаев П. 2000 Рус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XX века [M], М.
- [10] Лосев А. 1989 Из последних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о Вяч. Иванове [M], М.
- [11] Тахо-Годи Е. 2002 Вячеслав Иванов—творчество и судьба: К 135-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M], М.
- [12] Флоренский П. 1990 Столп и утверждение истины [M], М.
- [13] Мочульский К. 1995 Гоголь. Соловьев. Достоевский [M], М.
- [14] 歌德 1999 歌德文集·诗集,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 [15] 金亚娜 2003 俄侨哲学家的索菲亚学说[A]//俄语语言文学研究·文学卷(第二辑)[C],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6] 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 1997 希腊哲学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17] 张广智 1999 世界文化史(古代卷)[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 [18] 周末祥 1997 西方美学主潮[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19] 费尔南·布罗代尔 1998 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20] 柏拉图 2003 柏拉图全集,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21] 列夫·舍斯托夫 2004 钥匙的统治[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Return to Human Beauty

——the eternal theme of woman-worship in V. Ivanov's creation

JIN Ya-na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brings to light the poet's eternal theme of women-worship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his two poems.

Key words: eternal theme of women; Sophia; Beauty; worship

收稿日期: 2004-08-02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 (2000ZDXM740012)

作者简介: 金亚娜 (1943-), 女, 黑龙江齐齐哈尔人,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教授, 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人员, 俄罗斯文学研究所主任,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俄罗斯文学和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 刘锬]